



自乐图 朱志齐

得意忘形 与 幸灾乐祸 孰更可爱?

●于文岗

得意忘形与幸灾乐祸都属较普遍的“底部”情感，虽算不上“邪恶”，但也为君子礼贤所不齿。若问孰更可爱，还得比较一番。

得意忘形，形容高兴的失去了常态。“竹林七贤”高兴时就纵声狂笑，不高兴时就痛哭一场。七人中，阮籍大概是最为疯癫的了，尤其是喝醉的时候，常常哭笑无常。因此史书中描写他时说“当其得意，忽忘形骸”，这便是成语“得意忘形”的来由。信息时代，微信让得意忘形长出翅膀，某些变着花样、死皮赖脸的嘚瑟极品，就很有些得意忘形。其情状作态，纵使阮籍穿越，怕也自叹弗如。

幸灾乐祸是缘因他人倒霉而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感。幸灾，出自《左传·僖公十四年》：“秦饥，使乞籴于晋，晋人弗与。庆郑曰：‘背施无亲，幸灾不仁，贪爱不祥，怒邻不义。四德皆失，何以守国？’”背恩

施、幸灾乐祸，是百姓所厌恶的。亲近的人尚且结下仇恨，何况有仇怨的敌人呢？乐祸，出自《左传·庄公二十年》：“哀乐失时，殃咎必至。今王子颓歌舞不倦，乐祸也。”后世根据这两个典故引申出成语“幸灾乐祸”。

得意忘形外露且显扬，人们见得多。“幸灾乐祸”属内心世界，多隐而不语，需要多说两句。

幸灾乐祸是一种普遍的情绪，世界不同文化、不同语系中都存在。如德语中“有害的乐趣”，法语中“在别人受苦时感到魔鬼般的快乐”，日本民谚里“别人的不幸尝起来像蜂蜜”等。

幸灾乐祸有个基本特征是“对人不对事”。不论怎样的灾情祸事，只要是降到某个、某些人头上，就开心喜乐。好人遇有灾祸，人们常报以怜悯；小人、对手、“三观”不一者以及某些公众人物灾祸临头，则往往喜乐更甚。某某倒台落马、某某网暴不雅视频、某某感染新冠病毒……都招来一片喜乐！“某教授被打”话题顶上热搜，网友更是“喜大普奔”，“我一面高呼‘打人是不对的’，一面心中窃喜”云云。

上述可知，得意忘形无非得意时嘚瑟一下，至多忘了自己姓啥，出点怪模怪样，让人看不惯。但完全是个个人闭环行为，与他人无涉，主观动机上无恶意，客观效果上也人畜无害，理当包容。幸灾乐祸属个人心理行为，客观效果上与得意忘形无二，同样不触及害及他人。但“从他人痛苦中获得快乐”，主观上不怀好意，道德上不高尚，人格上不光亮，心理上不正大，行为上不文明，人际上不友善，也是事实。

比较可见，得意忘形与幸灾乐祸客观效果上几无差别，异样仅在主观动机上。与得意忘形比，幸灾乐祸多了主观上的乏善，故而宜衰不宜盛。群体间不宜幸灾乐祸，尤其国家、民族、地区、城市、组织团体及单位之间不宜幸灾乐祸，公务人员在公共场合和公务语境中不宜幸灾乐祸，社会各方不宜宣扬幸灾乐祸。

话说回来，得意忘形与幸灾乐祸哪个更可爱？窃以为，若用难度、勇气、美感、无公害衡量，我愿把票投给得意忘形。有朋友说：得意忘形非常难得，不是谁都做得来的。在我眼里，作用到坏人身上的幸灾乐祸也有些许美感，但从作态到勇气，得意忘形的美感似乎更多些，也更娱乐更好玩儿。总之，得意忘形尽可随它去，幸灾乐祸该当限于私域，另还是要多倡导“为他人喝彩”！

灶台物语

小黄鱼腌二十分钟过油炸，玉米面混白面用酵母醒发，葱头垫底鱼在上加汁红烧，面团拍成饼子贴在锅沿上，烟熬十五分钟美味一锅端。有人指责：黄鱼那么小给人家一锅端，捕鱼的和吃鱼的都没人性。生活就是这样。小熊猫成年之后变不成大熊猫，小黄鱼长老了也变不成大黄鱼，小人身高两米照样度君子之腹。

生活就像小黄鱼贴饼子

筛子与尺子

●文/林永芳
图/吴登平



清末有个“著名人物”叫做孝钦后¹，诗文书画棋艺等均有一定造诣，政治手腕更是力压群雄。这倒也不奇怪，要在步步惊心的深宫脱颖而出，又在人才济济的朝堂施政立威，若无过人之处，能行吗？然而她的一些话语，又会让今天的你以为她鼠目寸光，智商不在线——“予乃最聪明之人，尝闻人言英王维多利亚事，彼于世界关系，殆不及予之半。”她还坦承：世界上没有哪位君主的珠宝比我多；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想得到更多³。

而她手下那些手握重权者更是不时为历史贡献笑料。比如官至军机大臣的刚毅，自己“识字无多”，偏又特别看不起有文化的人，专喜“摧抑读书能文者”。他把“民不聊生”说成“民不聊生”，还对人说：“刚复(愎)自用，我只知道刚直，何谓刚复？”又说：“我们有藤牌地营，还怕什么枪炮！能徒手相搏，则洋人腿脚直硬，伸屈不灵，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。”当朝高官如此，其它官员亦不甘落后。比如光绪年间广东学堂开学，官员德寿提出删掉算学、体操和地理三门：“算学可删，因做事的自有账房先生料理财务；体操可删，因我辈是文人，不必练那个；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，何必叫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？”

如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

可你以为他们笨吗？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若论官场权谋之术，他们可是炉火纯青，籍此插上双翼，一路胜出，直抵社会金字塔的最顶层。君不见维新派一发起戊戌变法，就被他们轻而易举连同天真皇帝光绪一锅端，取得了压倒性胜利。

所以，对于一些论者将刚毅、德寿乃至孝钦们称之为“草包”，我是绝难苟同的。他们分明是成功者中的“战斗机”，智商情商胆识魄力均远超常人。

但他们的智力资源显然只用在某些特定的方向。恰似当年央视“百家讲坛”某主讲专家概括过的那样：有才华的聪明人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“只琢磨事，不琢磨人”，另一类是“只琢磨人，不琢磨事”。刚毅、德寿与孝钦们显然更擅长后者。他们的智慧都被用于权谋一道了，哪有余暇真正为社会发展、苍生冷暖之类不能带来升官发财等现实好处的“杂事”殚精竭虑？

很久以前，电视剧《淮阴侯韩信》主题曲唱道：“亮煌煌几页史书，乱纷纷万马逐鹿，雄赳赳一代名将，野茫茫十面埋伏……战场埋伏，官场埋伏，帅才不及帝王术……”是的，如果说“琢磨事”的“帅才”（专业技能）与“琢磨人”的“权术”是两把尺子，那么显然，在漫长的专制时代，后者才是真正“魔高一丈”的那一把，流毒久久难清。

问题是，古圣先贤和教科书从来都说要以前一把尺子为准绳啊！可为何事实上就是后一把尺子成了决胜负的标准，乃至定生死的筛子呢？

一个社会，必须从制度上堵塞“只琢磨人，不琢磨事”的“学问”发扬光大，不让它成为资源分配、阶层晋升的那把尺子和筛子。

注 1：孝钦显皇后，即慈禧太后。死后谥号为“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”。

注 2：徐珂编撰：《清稗类钞》第一册《孝钦后自述》，379-380页，中华书局，1984。

注 3：裕德龄：《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》。

